

南
州
草
堂
集

南州草堂集卷十九目錄

文彙三

序十首

卓次厚橋西草堂詞序

六影詩序

佳山堂詩集序

吳江縣志序

五朝名家詩鈔序

雲門丁公響雪詩集序

蕉林詩二集序

樸園詩草序

龔叔損秋聽閣詞序

丁雁水紫雲詞序

南州草堂集卷十九

吳江徐 鈞電發著

文藁

序

橋西草堂詞序

余爲童子時則知水西有入齋蓮句珂月三先生者能世其家學相繼爲詩古文詞號召天下扶掖後進後進之遊於三先生之門者無不淹貫經史爲世通儒以故於武林稱文獻必舉卓氏爲最余於壬子年得交於次厚之亡兄永瞻永瞻爲人慷慨磊落有所撰著援筆立成每同人分題擊鉢永

瞻作出則諸子悉咨嗟嘆賞而去余方以永瞻之才必能獻賦金馬出入彤庭不意一蹶之後別去一兩年間遂困頓抑鬱以死余亦饑驅旅食久客錢塘嘗往來水西道上見霜林落葉淒然動黃公酒罈之感乃今於長安邸中與次厚握手追思永瞻不禁泫然出涕因話余曩昔之出都門也永瞻與諸子共賦水調歌頭一闕相送而今已風流雲散矣次厚遂出近日所爲橋西草堂詞示予其激昂悲壯猶似吾永瞻之詞而婉麗過之嗟乎以卓氏三先生之傳六經孔孟訓迪無窮次厚於此益光大之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爲家國之用以慰難

兄永瞻於地下者矣若區區以曉風殘月競短長於屯田待制間不幾與流輩較肩旋耶

六影詩序

己酉殘臘余遊濟上客郡司馬署中從月冷霜濃無聊羈旅之際與老友鄭確菴先生嘯飲達曙偶出丁少府美人六影詩確菴見而稱善因共濡筆和成匆匆別去已十餘年矣余自悔少作原稿亦多散去今歲忽從燕山邸舍望蘭陵楊子仙磴出一編示余則固向所爲六影詩而又彙集諸公見和之作積成卷帙不啻數十百首嗟乎人生聚散飄忽得失升沉凡事如空花幻影卽以余之不才

頻年落拓南北饑驅今又浮沉索米回首昔遊恍
如昨夢安知美人之所爲影者非真而真者非影
乎因識數言而歸之楊子且寄語確菴身後千載
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吾兩人所詠似雪泥鴻爪過
而不留惟昔香消燭跋笑語酣歌街鼓方殘唾壺
欲缺此時相聚之情爲迄今畱連不可忘也

佳山堂詩集序

佳山堂詩集十卷今相國益都馮先生著先生以
間世偉人致身公輔本諸經術發爲文章凡一切
治教政令可垂竹帛而勒鼎彝者已昭然足光史
乘獨是於退朝之暇偶一爲詩固非先生意之所

存也然無不原本三百而涵泳乎漢魏六朝唐人
以上一日及門諸子彙輯先生之詩而鈔亦得効
校讐之役剞劂甫竣客有謂鈔者曰以子之得侍
教於先生者匪朝伊夕矣先生及門諸子咸有所
稱誦子寧無一言以敘述先生之詩乎鈔曰予吳
人也昔嘗登莫釐縹緲之峯泛三江五湖之勝以
爲天下之至高且大者莫踰於此也及一旦渡沂
水陟龜蒙躋夫泰岱之巔周覽七十二君封禪處
東至蓬萊觀滄海日出見夫雲物愴恍浩邈不可
卽之狀不覺憊然自失以爲向之所見烏得謂天
下之至高且大者哉今讀先生之詩無以異是以

予之淺陋寡昧而欲敘述先生之詩是猶登泰山者必欲爲詩覽滄海者強使作賦雖窮極窅渺終無以狀泰山之高形滄海之大也况予之才不逮諸子遠甚而更喋喋不休乎客默然而退欽因綴斯語於簡端

吳江縣志序

余承乏史官竊從前輩諸先生編摩勝國傳紀得窺金匱石室之藏康熙二十年奉 上諭徵集海內遺書凡鹽鐵兵農禮樂河渠溝洫以及邑志家乘稗官野記有關史事者勅令所司廣搜博采會萃上諸史館余因得緝閱近代掌故或筆或削用

備遺忘竊慨吾邑莫徐二志以後自有明嘉靖以迄於今一百三十餘載缺而未纂無從網羅放失摺據舊聞爲之輟卷太息尋以移疾請假休沐歸里會 上以直省地志未備詔下郡縣修輯於是邑侯郭公華埜不以余之奔鄙固陋屬余偕邑紳士纂而續之余惟病夫潦倒方與藥爐茶竈爲伍往在館中晨入暮出窮年矻矻每一榻管心輒忤忤動委頓支離幾至不起今荷 聖恩放歸調理又烏能伸紙濡毫勾稽攷索皇皇焉從事邑乘也余遂敬謝不敏去而采藥南海經年始還前輩葉君星期旣請於縣修輯付梓而屈子駿聲之誌亦

先後告竣焉余因思向日之所歎爲散佚殘缺者
今一時皆有成書洵足備輶軒之所採擇而後之
徵文考獻者於此遂可快然無餘憾矣乃或有訾
議二志之短長者一嫌奮筆果斷失之罣漏一嫌
補闕蒐遺失之繁冗而余則以爲詞尚簡要與指
歸明備於體裁各皆有當焉至屈子之專勤畢力
年經月緯不以頭白汗青爲解是又其志之難泯
足稱信而好古之君子矣詎謂其書遂無足傳也
乎

五朝名家詩鈔序

今之言詩者人樹一幟有若北地濟南公安竟陵

紛紛聚訟如蟻鬪穴究其中之所得枵然無足傳者豈非僞體雜陳競效浮靡遞相傳述而伐毛洗髓之功有不講焉者乎吾邑顧茂倫先生以詩學鳴宇內者垂三十年其所論定古今人詩爲類殆數十種近乃與王子咸平爲五朝詩鈔之選自唐宋金元以迄有明凡數十人皆各自成家別開詩派正變互陳不主一格使觀者自爲取法而數十家之性情面目無不抉奧探微一一表而出之然則所選之功亦大矣哉夫詩之變不可勝窮而學詩者亦當隨其詣之所極汪洋恣肆自吐其胸中之所欲言而後止若必規規焉曰我專取某朝我

於某朝專取某家則又似各立一幟者與是選爲南轅而北轍矣佛氏云柝骨還父柝肉還母吾願學詩者亦柝骨柝肉止自名其家并不名諸家斯僞體卽不裁而自裁矣然非有深識定力未克臻此讀是編者其亦進而求之可矣

雲門丁公響雪詩序

自嚴滄浪以禪理論詩有聲聞辟支之說遂開鍾譚幽僻險怪之徑謂冥心寄似從叅悟而入一若詩之中真有禪者致驅天下詩人皆枯坐寂滅而後止此虞山宗伯所以極力詆排惟恐後之學者墮入魔障也然則詩豈可以禪律乎今雲門丁

公固禪而能詩者也讀其五七言近體有王孟澹
遠之旨古詩真似陶謝是誠詩人之詩而非溪山
野衲拈弄筆墨強爲差排者也余於擊竹拈花絕
無所解惟把玩響雪一卷覺吟咏之餘皆足以暢
敘幽情而流連光景豈有一字着禪者哉使起虞
山於今日亦當與之把臂入林矣獨是以丁公之
爲禪而詩不入於禪則世之不爲禪而詩反近於
禪者其亦思所以自反也夫

蕉林詩二集序

詩之升降關乎世運而人心亦繫焉有唐盛時如
燕許二公暨姚元之張曲江輩其詩皆溫柔敦厚

無焦殺敖辟煩促之音是數公者俱爲名公卿自
開寶以降至大曆長慶間詩體凡數變其人亦雜
出不倫矣浸淫中晚世衰道微遂以啓五代干戈
相循之禍不可謂詩之無闕於世運也今 國家
當休明全盛之時獨怪世之言詩者好爲宋元之
習詆訶唐人爲不足學剽竊影響隨聲附和譬諸
江河有日下之勢而人心之傾仄翻覆亦莫過於
今日嗟乎是豈溫柔敦厚之遺遂不足以風世歟
吾師蒼巖先生立朝垂四十年其所閱歷事故多
矣唯能立志堅定崇尚和平於經國大業之餘退
食蕭然輒爲詩歌以自適所著蕉林集數十卷小

子鉞於十年前曾效校讐以傳海內今復出二集
詩見示凡謙享贈荅郊勞餞送諸作無不本此忠
君愛國之心而體諸典觀羣怨之旨故其辭之所
至皆可以厚人倫敦風俗推而極於動天地感鬼
神而後止豈非詩之極盛哉然悉由先生人品學
術之正爲之也鉞以草茅愚賤遭逢殊遇拔置禁
林尋至不才遷謫重負 國恩方將倚竄戴笠高
臥荒江寂寞之濱尚烏敢與當世言詩第手執先
生一編爲之吟誦朝夕以求其性情之所至是亦
可爲耕鑿餘生詠歌堯舜者之一助矣

樸園詩草序

往者蓮兜老人以兩世宮保之孫博聞強記蔚爲名儒賜書滿架丹黃甲乙而時際滄桑終老逢掖有地數畝種樹栽花疊石累土極園亭詩酒之娛余與丁子方荀皆娶於吳以故得相往來而丁子亦構小築於急水之濱曲池矮榭漁棹菱歌與蓮兜一二里相望卽今之所謂樸園也乃未及三十年老人謝世丁子亦奄然物化老人所營畱雲之閣來香之樓以及煙浦草堂問漁索笑諸處強半傾頽頗有燕蔡兔麥之感獨樸園喬木依然田廬不改因嘆人生百年忽忽如夢肯堂肯搆未必皆賢而丁氏爲有後矣今夏余杜門里居方荀之子

樞臣以樸園草見示摘藻挾華燁燁然如春葩之
初茂堪與羣屐風流馳聲藝苑若余之衰遲屏處
方從耕鑿之餘借田夫野老植杖荷鋤擊缶而歌
烏烏安足以知樞臣之詩哉惟因樸園而追念吾
蓮兜老人覺歲月迢然墓木已拱子孫零替不能
無百感橫集也已

老人吳姓諱哲字仲明自號蓮兜老人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龔叔以詞序

往余壬子校刻端毅公七十二芙蓉長短句卽今
海內所爲香嚴詞也維時借千谷先生暨槃子方
虎雪客諸君昕夕吟嘯於宣武門側端毅公有寄
語酒樓高李論文吾欲過從之句旗亭一曲遂滿

人口忽忽廿年恍如隔世卽吾輩流傳綺語已無
復雙鬟女子按紅牙檀板歌之矣惟香嚴一集詞
壇宿老爭購不置然回首西州不無羊曇之感今
來武昌值千谷分泉三楚鹽筴郵傳繁瑣雜沓櫛
沐未遑無論壺矢棋局鉛槧樽俎之場悉皆屏絕
卽求向時所爲秋水軒倡和諸闕叠至二三十調
者今欲追尋不可復得乃龔子叔損以秋聽閣詞
見示排宕感激婉約芊綿能兼南北宋之勝夫叔
損固端毅公文孫也以趨侍千谷於鯉庭奉教之
餘集楚宮花草漢口江山一一譜入樂章之內固
知家學淵源之有自矣余因語千谷曰君雖不欲

效叔原之賦小山公子叔損能無繼元獻之爲珠
玉乎千谷唯唯

紫雲詞序

三十年來海內詩人多寓聲爲詞如香嚴棠村金
粟扶荔諸集樂部爭傳駸駸乎家辛柳而戶秦黃
矣然於南北清濁之辨審音或有未當按以大晟
律呂不能無憾焉今觀察晉江雁水丁先生在郎
署時詩名已大震近出緒餘爲長短句肆力圖譜
虛懷討論一字未安必窮究古人體製別其高下
清濁期於不失分寸乃已故其所作直能上掩和
疑下追溫尉舉凡芊綿韶令雄奇排奐無不各臻

其勝洵乎合辛柳秦黃姜史諸家而集大成者也
夫善言詞者必假閨幃兒女之言通離騷變雅之
義故讀曲子夜之歌卽爲填詞之祖今天子首
重樂章凡於郊廟燕饗諸大典其奏樂有聲之可
倚者必命詞臣豫爲釐定今先生紫雲詞旣已流
傳南北異日或有如周美成之爲大晟樂正者間
采紫雲一曲播諸管絃含宮咀商陳於清廟明堂
之上使天下知潤色太平之有助也不亦休哉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目錄

文彙四

序十一首

山薑詩選序

代嶽麓書院誌序

橫江詞序

馮訥生大叅詩集序

馮躬暨太守詩集序

張阜樵太守詩集序

江田陳氏家集序

史話序

中州詩選序

南少集卷之十一

菊莊藏書目錄自序

視莊詠物詩序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

吳江徐 鈞電發著

文藁

序

山蘊詩選序

歲丁卯二月河冰殆泮余以左遷放還將買舟從
潞河南返行有日矣就濟南漪亭田先生言別先
生既賦詩二章以送余行且曰吾近刻向之所爲
山蘊詩集者自壬子迄甲子得古今體千有餘篇
子曷爲吾識一言乎余謝不敏而先生顧徵責不
已又曰子旣行倘有所撰卽以寄張子弘蘧可也

弘遠者吾邑人卽先生往年視學江南所首拔士
今貢入成均畱應京兆試者也余因竊嘆先生之
於詩旣志之專且勤如此而用意尤深且厚矣蓋
先生自少時取甲科廻翔郎署近十年其與同調
追游倡和長安所號爲十子者海內久已尊奉之
矣旣而持節吳楚文章政事天下卓然稱之旋入
爲京卿不又以功業光昭於世乎然則廟堂之上
豈無名公鉅卿如燕許輩足以稱道先生者而又
嚴徐枚馬濟濟英英皆欲附先生以傳者也乃先
生顧獨取不才屏廢之人若余者而屬以言余因
是竊嘆先生用意之深且厚也至其志之勤而業

之專則先生嘗爲余言之先生之言曰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爲漢魏爲六代爲三唐爲兩宋遞相傳述莫不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龠黍之不可以毫釐差者然詩之變未有不窮者也至今日而詩之變已窮世之欲通其變者則又厭苦唐人之規幅而爭以宋爲師於是東坡山谷放翁諸集家絃而戶誦之矣然求其所爲東坡山谷放翁者無有也無他志之不專而業之不勤也余則常取東坡山谷放翁諸詩爲之涵泳唱歎焉追而遡夫少陵昌黎樂天諸家窮日夜研索之不休探其奧窾析其微茫有一句一字之未得者至忘寢食先

生所言若是嗚呼可不謂專且勤哉以志之專業之勤而又加以用意之深且厚是宜詩之有獨至而必傳也已然余竊窺先生之心則更有異先生淡漠性成清剛絕俗之氣矍然有以出乎塵壒之表無論紛華榮利無足以當其心卽千載之名亦有不樂自居者故凡吟咏所及無非發其胸中之所欲言不在襲古人以求同亦不屑離古人以自異在他人視之則以爲先生之詩有似少陵昌黎樂天者有似東坡山谷放翁者而余則以爲先生之詩固自有所以爲先生者在也南還舟中無事聊識此語寄張子以質之先生先生其以余言爲

然乎

代嶽麓書院誌序

古昔聖王設爲五品之教振民於飽暖之餘三代循是以建學而鐘鼓管絃以爲之器典謨雅頌以爲之文揖讓酬酢以爲之容詠歌講誦以爲之業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爲事甚詳而爲物甚備也迨夫黨庠術序之漸衰後世自國學郡縣學以外無有推而廣之者唐宋以來始有書院之設然亦興廢無時或不能如夏殷成周之盛矣今遇聖天子崇儒重道文教聿興海內喁喁向風凡扶桑日出之國咸願遣子入侍由唐虞三代以後未

有如今日之至隆極盛者也。猗歟休哉！余以謏才
恭膺簡命，節制全楚，於撫輯兵農，興除利弊之
餘，恒願化民成俗，宣揚聖意，故凡學宮之未及
修葺，條教之未及詳明者，鼓舞倡導之，不遺餘力。
惟日孜孜，虞其未逮，幸而帝德光被，瀟湘江漢之
間，咸敦詩書禮樂之訓，而長沙趙丞所修嶽麓書
院志，適於是乎告成。請序於余，余按衡嶽爲扶輿
磅礴之氣，綿亘數百里，上應朱鳥，下據南離，靈奇
秘怪，窟穴其間，乃書院之創，則始乎宋郡守朱洞
。至南軒晦菴諸先生設臯比，橫經於此，生徒日數
千人，遂與嵩陽白鹿竝傳。我皇上頒賜御書。

匾額經解講義於其內大道昭揭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諸生匡坐鼓篋朝絃而夕誦之於以闢洙泗之微言發濂洛之奧義甚盛典也乃趙丞復能捃拾殘編蒐羅放失踵修前志萃美增華彙爲一書其亦可以上佐蘭臺石室之藏下補輿圖傳記之缺厥功茂矣士之披覽是書者應不徒攷其山川靈異與夫名物器數而欣欣然講肄誦習率循朱張二夫子之教訓以仰承 聖朝菁莪棫樸之化其亦庶乎無負余平日之鼓舞倡導而相得爲益彰也余姑舉其說以識諸簡端而更爲多上勉之

橫江詞序

或曰昌黎子云懽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大抵爲詩言之也至於詞則閨幃之綺語婉麗芊綿方始擅長古人於宴嬉逸樂之時往往假借聲律被諸絃管此屯田待制諸君或命雙鬟女伎按調於花下酒邊至今旗亭樂部之所流傳猶足令人開顏破涕未有幽憂悽仄之音可以采入樂章者詞固非愁苦之所能言矣余獨以爲不然夫詩與詞亦道人之性情耳人當歡愉則所言皆歡愉之語人直愁苦則所言皆愁苦之句是雖不失爲性情之正然猶匹夫匹婦所能言耳唯見道淺者則

雖愁苦之時而猶得歡愉之旨此卽顏氏子簞食
瓢飲之樂而子輿氏所謂不動心者也不然彼靈
均之憔悴放逐而猶寄興於美人香草亦何以哉
吾宗卽山先生以名進士爲京朝官由諫垣領岳
牧墩歷中外遂晉大藩清節爲天下第一因內艱
解組時值軍興需餉數十百萬先生以一手指劈
畫供給仰佐蕩平而司農猶以綜核未清不卽令
去五六年來築室高觀山頂一時親故有爲之蹙
額相對者先生方攜賓客酒肴日倚聲倡和於空
香翠微之側其所爲橫江詞皆屬溫柔旖旎之作
從未見有幽憂悽嘆之音吾以爲此真得顏氏之

樂較離騷之悲憤猶未爲見道矣然則昌黎子所云寧獨爲詩言之哉

馮訥生大叅詩集序

余抱憂幽之疾芒鞋竹杖采藥空山日與高僧逸民樵夫漁父相往還所號爲軒冕鉅公者望望然去之然以向嘗竊祿史館每得交於當世卿士大夫私自相其爲人大槩嗜欲毆諸中紛華悅乎外始進者詭於求宦成者固其位雖有素以詩文著稱當其亟亟於功名之路熱中躁進日皇皇焉不自覺其憂患得失之櫻於心而置風雅於無暇以爲矣今大叅訥生馮公則不然公以貴公子舉進

士第釋褐幾三十餘年一時比肩事主有位至宰相躋卿尹持節鉞者接踵而起公浮沉中外遲之又久方列監司又以誥誤鑄級去其在他人不知如何之牢騷抑鬱矣而公則怡然自適不見其有幾微不豫之色惟日反求乎理性精研乎利義長吟短詠灑灑不窮因出所著雲中國雍諸集屬序於余大抵皆陟歷塞垣倡酬京雒諸作其於行邁之光華山川之游覽宮闕之巨麗友朋之宴樂一於是詩見之其言直而不伉綺而不靡有國風小雅之遺意焉夫詩之正變既殊而詩人之性情亦異惟公之性情獨得忠厚和平之至故其詩之

不求合乎國風小雅之正而自無不合者也。以視世之熱中躁進日皇皇焉而不自覺者其中之所得又孰多而孰少哉。余雖不才亦曾珥筆禁庭追步公哲弟懿生先生後塵而又與公同被薦舉似非泛然論交者比。故敢直摭其胸臆之所欲言如此。

馮躬暨太守詩集序

詩每因境屢遷若窮而後工之說則有未必然者。余讀刺史馮子躬暨之詩蓋不能無慨云。當己未庚申時余忝列禁近得侍相國益都公於京邸與同館陳其年毛大可輩常從退食之餘追陪東閣

相國每賦一詩必令諸子屬和爾時筆墨橫飛意
氣道上公子躬暨年最少方趨鯉庭亦必偕昆季
與余輩倡酬今世所傳萬柳堂諸詩與當日旗亭
畫壁之作歷歷皆在人口未及五載相國累疏致
政余亦請急還里躬暨又以郡司馬出佐會稽聲
望翕然量移二千石爲信州守倏忽數年余再至
京師有東觀趨朝故舊全非之感還署未匝月遽
謫官以去回思昔日掃門立雪與擊鉢分題之會
恍如昨夢是則余之所遇爲極窮而江潭憔悴之
客正宜有美人香草之句若躬暨方分符剖竹按
部旬宣或疑其詩之無暇以爲乃辛未春暮余偶

扁舟過信握手歡然爲話蓬萊清淺連卽郡齋躬
暨更出近日吟詠一編示余余受而讀之竟夕見
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有登高能賦之義真足與
騷人奇士探幽搜渺抒寫禽魚變幻之情狀遂嘆
其詩之日益工亦因其境遇之日益遷也若余雖
間有所作而衰遲搖落益增羈臣棄婦之思登山
臨水其言鬱吁而切怛雖欲求工不自覺其頽唐
潦倒矣然則所云窮而後工之說豈非於余始自
難信而因境屢遷者將於躬暨之詩益不可測其
所至矣

張阜樵太守詩集序

夫詩言志又曰詩以道性情是詩也者決非無所感於中而漫然爲之者也無所感於中而漫然爲之雖極雕纈藻飾出以示人曰我三百篇也我漢魏也我六朝三唐也猶夫土木之偶妙麗莊嚴而生動活潑之趣無一毫存焉者烏能動人然世之所號爲工詩者旦夕得志皆樂熟軟媚耳目不喜聞生語間有所言惟恐轉喉觸諱以致傷人於是胸中格格然若有所禁不敢大放厥辭嗟乎詩以言志而已道性情而已今在觴詠流連之際尚未能發其光芒而顧趨趨嚙嚙如此安望異日之立朝臨民慷慨建白思有所樹立哉吾友阜樵張先

生以金閨名彥廻翔郎署有年出牧方州練達淡
沉志潔而氣偉地當南劔奧區閩疆鎖鑰荒徼蠻
煙灘高水急先生下車甫一載謳頌之聲徹於嶺
嶠一切興除利病櫛垢爬痒民獲蘇息先生固不
欲以詩自鳴者也暇時偶出其拙效齋集示予予
見其五七言古寄託淡遠矯亢亢不隨俗爲卑
靡之響而律詩則遠追王孟近亦不在錢劉以下
知其鉢心剝腎本始元音不以鉤章棘句爲工而
性情所發抒寫無遺令人讀之感激咨嗟而不忍
去余因嘆先生今日治化之所由成皆平日詠歌
之所山寄也聲音之道與政治通不其然哉不其

然哉若余也潦倒采藥已無軒裳圭組之思而自
逃於山巔水涯之際向嘗以詞章獲戾取譏同列
今序先生詩猶及軟媚嚙嚙之語得毋笑狂奴故
態行復發乎惟先生勿以示人可也

江田陳氏家集序

隋唐以來門閥爲重大率援引往牒源遠族繁徒
誇累世仕宦而已得人自爲集如江左之諸王諸
謝已屬寥寥若合數百年之文獻彙爲家乘一書
則從未之見也孔子論夏殷之禮而嘆杞宋之無
徵况其下焉者乎今江田陳孝廉昌箕氏輯其先
大令公以及司馬公自宋迄明爲集數十種臚而

列之曹能始錢牧齋兩先生已序之矣繼其後者
伯騶昌義兩君重加編次凡若干卷彬彬乎郁郁
乎極一家文獻之盛也已夫國之有史與家之有
譜郡邑之有乘志相爲表裏故太史公之傳世家
皆采春秋世本與列國之所記載以成其書而後
代之史若儒林文苑猶必訂證遺集搜討其微言
緒論以別高下而傳之然則陳氏之集其所關於
文敎盛衰之故不綦重歟余以不才承乏史局竊
嘆 聖天子隆右文之化欲修勝國之史詔求遺
書凡有明三百年來碑銘傳誌以及稗官野乘悉
令上之史館以備一時之所采擇所徵載籍余皆

得寓目焉然自兵燹以來故家遺俗亦鮮有存者
乃陳氏此書閱歷四百餘年蟲穿蠹蝕不知幾經
灰燼而蠟車障壁之餘巍然獨存不可謂非陳氏
之先靈實式憑之也凡爲陳之子孫宜勿秘藏之
亟爲繕寫呈進當宁於以闡揚高會之規矩發明
前代之人文皆不能無望於斯集也已豈徒視爲
天球河圖弘璧琬琰存諸家廟而已哉至陳氏一
家節義之隆事功之顯其世譜已詳余不多贅云

史話序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而聖賢之書亡余謂聖賢
之書不亡於秦而亡於後世之號爲能著書者也

秦漢以降操觚之家不啻萬計有當於六經之旨者固自無幾其患在馳騁浩博專事蒐羅及奧以誇多鬪靡甚至有離經叛道之言亦自稱爲一家卽如說部之書古今不下數十百種而臨川劉氏所撰世說新語爲最著然余竊怪典午以來清言流弊菝棄禮教以曠達爲高率至士大夫轉相效慕詖辭畸行詭隨相向遂至典型蕩然未必非臨川氏有以啓之也嗟乎世風日下誰能揮塵登壇闡揚名理爲橫流中之砥柱哉吾友雪汀梅先生以名孝廉爲廣文老而好學著爲史話一編採掇綜敘明暢不繁視臨川所撰但覺其純粹簡質而

評論數語要以中理爲歸余因嘆秦火以後聖賢之書爲不亡者猶賴此等撰著爲之羽翼或不遂至泯滅也夫

中州詩選序

金源氏之繼遼也雄踞大河南北其時宋之遺民野老未盡徙而南渡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元遺山氏起而哀集之自甲至癸凡二百七十餘人得詩二千餘首亦一代之選也詩筆淵源自謂直追北宋大抵金源氏之作間多奇崛慷慨挾幽并之氣總不拾西江餘唾較諸南宋似爲勝之余加芟除存十之三四覺清詞麗句悉皆可詠可歌因藏之

篋衍中以資朝夕吟諷昔程孟陽亦曾選中州集
詩惜余猶未及見今之所錄未知視孟陽所得爲
何如耳癸酉送春日書於上沙山房

菊莊藏書目錄白序

吾吳藏書之富數十年來推海虞錢氏泰興季氏
近則吾玉峯司寇氏海虞自絳雲一炬錦軸牙籤
都歸劫火泰興沒後編簡亦多散亡惟司寇氏傳
是樓所藏插架盈箱令觀者相顧怡愕如入羣玉
之府爲當今第一然竊嘆收藏家有聚必有散歷
觀前代未有子孫能世世保其業者也余本農家
先世未嘗有書自先君子爲儒好古力學且家計

頗饒每當稻麥熟時必盡出其贏餘以易書遂積
至數千卷雖不敢望海虞之富亦可謂甲於一邑
矣乃鼎革後遭亂喪亡所藏與室廬俱燼無孑遺
焉先君子既卽世余以貧故餬口四方日遑遑爲
衣食計顧欲買書力有未逮年四十以後幸際昌
時備員史館於編纂之暇竊願捐俸購求而官微
祿薄所入無幾其力猶未能也自放歸田里偃仰
泉石私念苟非數卷無以自娛遂省食節衣零星
易置閱數年而所藏僅僅惟此倘子孫能守之并
能讀之是固余所厚望也然又烏敢必爾

餘姚黃宗義曰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

史畧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
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後可
見古人無力致書之難如此今余雖好書然自
視其力不過與東里少時相爲伯仲而猶沾沾
記此真如書生餓眼見錢但不在紙裏中便擬
作富家翁不自覺其捧腹一笑也菊莊又識

硯莊詠物詩序

唯天能賦物之形與氣而不能使物物之各遂其
性唯聖人能盡物之性而不能賦物之形與氣是
則物物之在天地間聽其自生自死朝榮夕枯而
已矣欲摹畫其形質描寫其性情非藉化工之手

與才人之筆不能發洩天地之秘也友人陸子有
遵小築硯山之麓窮年讀書名其所居曰硯莊凡
莊之內外左右山水雲物以及蟲魚草木之微盤
盂器皿之類皆從閒居自得時一一爲之摹寫其
性情形質發諸詠歌而寄託遙淡有風雅之遺意
令人誦之使物物各呈其巧而露其奇謂可極才
人之筆與化工之能矣漆園叟曰天地與我並生
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
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有遵之詠物有遵之有言
也然旣已爲一矣庸詎知有遵之詠物非卽物之
自爲詠耶庸詎知有遵之詠物非卽有遵之托物

以自爲詠耶。癸酉初冬，白露既零，丹楓搖落，斯萬物盡藏時也。余偶過山中有遵出是帙，請序於余。余遂書其語於簡端。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一目錄

序九首

史異纂序

詞觀序

傅浣嵐太守文集序

月珮詞序

三山倡和詩序

隔簾詞序

重修黃氏合閩氏族譜序

吳江川氏族譜序

十七代詩選序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一目錄

南州草堂集卷二十一

吳江徐 鈞電發著

文藁

序

史異纂序

士大夫居一畝之宮抱三寸兔園冊子自詫講肄於詩書六藝之文陳腐相因目光如豆循其常而不能達變守其經而未識通權雖鐵視磨穿退筆成塚不過尋行數墨螢乾蠹死而已烏能牢籠天地鈎索萬物窮究三才五行之道爲世真儒也哉吾友靈壽浣嵐傅先生以貴公子孫少負奇氣不

屑屑章句之學博極經史讀書日數行下每怪斗
筭小儒強執蠡見穿穴訓故無以開拓其心胸而
變易其耳目於是取二十一史及有明一代之書
凡事物之迥異於尋常者爲之州次部居名曰史
異纂余伏讀之始而驚旣而喜終而貽聘傍徨口
咤而不能合也嗟乎夫世安有所謂異哉見以爲
異則異也見以爲常則常也彼爰居之聽鐘鼓則
震掉而不食豈鐘鼓亦有異乎哉譬諸飲食人厭
五穀仙人服雲母在人視之以雲母爲異而仙人
則猶視爲五穀也以至麝之食柏也虫之食木也
蠹之食字也人以爲奇而彼則固以爲芻豢梁肉

也夫豈有異乎哉乃世之曲士或奮其一隅之見以相詆訶曰士君子亦守經而已矣亦言其常而已矣何異爲六左丘明氏固爲傳以翼經者也獨不載石言於晉神降於莘乎孔子固未嘗語怪者也獨不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乎昔歐陽子之薦蘇明允曰其議論精於物理而善識權變愚以爲惟善識權變故能精於物理天下未有不通權變而能名一物者也今浣嵐之爲是書也亦欲採集古今之異以爲窮理格物之助於以感人心而維世教未必無少補也豈若厭常喜新好爲誕謾無稽之語如雕龍多蹠以之眩惑觀

聽等於齊諧志怪于寶搜神之所作歟余故憇思其亟付剞劂懸之國門以示學者云

詞觀序

詞至今日而極盛亦至今日而極衰蓋古者里巷謳謠皆被絃管南唐北宋以來凡所見於花間草堂者莫不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禽黍之纖毫無以易也故其時之作者代不數十人人不數十闕按其音節傳於樂部如周美成所爲大晟樂正者咸是物也自姜白石輩間爲自度曲於是作者紛然金元以後遂不復能譜舊詞矣傳至今日放失益滋染指者愈多則舛繆者愈甚余故以爲

極衰也靈壽浣嵐傅先生自幼喜倚聲爲長短句
審音於南北清濁之間用心專一有一字未安輒
緝古人體製叶其聲之高下必盡善乃已故於填
詞一道獨能得其精奧三十年來苦心搜輯宦遊
所至舟車萬里上而名公鉅卿次而騷人韻士以
迄緇流羽客凡仙閨房之作側出於斷紈零素旗
亭驛壁間者無不旁羅博採納諸古錦囊中卷軸
漸如牛腰遂爲之分別體裁審定律呂以今八之
字法句法合於古詞之字法句法卽至移宮換羽
而中樂中規無尺寸之失編之成若干卷此誠詞
苑之津梁而目所未覩也頃歲以來上念樂

府舊章猶仍前代太常所習見者無以奏之郊廟
薦之明堂 特命詞臣更爲釐定然而古曲旣亡
雅音難再亦未見有雄詞傑作可以振遺響而超
出於漢唐以上者聲音之道蓋憂憂乎難言也今
得是編推而廣之易作者之耳目導其心志雖金
荃蘭畹與古樂章殊流異派而引商刻羽斟酌其
高下清濁未必非太師瞽工之一助云爾

傅浣嵐文集序

予少壯時從綿津山人商丘宋公遊時公方以長
楊侍從之選出佐黃州入補京朝官聲望最著私
自念當世人才求其言論丰采可愛敬足兼文武

將相如唐嚴鄭公李贊皇輩流舍宋公誠不見第
二賢也乃忽忽二十年予從禁近左遷衰遲頽放
芒履布袍衝炎下瀨一日遇汀郡太守浣嵐傅先
生與之談論風雅志壯氣銳儼然一宋公也因得
其家世則爲前輩大司空少保公子冢宰惺涵公
孫人地固與公等而耽精詩歌仡仡孜孜其才力
好尚又不異于公因竊嘆天下非常俊偉之士當
吾世而得見二人焉不可謂非厚幸矣浣嵐遂出
其諸藁屬余論次凡詩古文樂府幾三萬餘言慄
鷲奔放雄渾瓌瑋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奔軼江
湖之洶湧烟雲變幻莫可端倪蓋浣嵐承奕世家

學淵源有自服官中外久歷年所由魯山起家陟
邛峽九折之坂出途左入爲秋官尚書郎舉才能
第一遂膺大府一麾五馬臨九龍翠華之勝銳意
興除前後所作皆從政事之餘發爲文章宜其有
金聲玉色如麒麟之吐光華鳳凰之中律呂彬彬
乎郁郁乎爲盛世之音也已猶記三年前予遊豫
章宋公正開府西江執予手曰僕以門廕通籍在
前代不過爲尚寶司丞或至郡僚止矣今膺簡
簡擁節旄敢不砥礪以副主上特達之知予聽
其言若有謙抑退讓不遑者嗟乎吾國家以科目
取士卓然不爲流俗所移者固不乏人而比年以

來士風不振奔走富貴行盡如馳如歸震川先生
所云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速交
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
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引重曰彼名進士也故雖
岸然肆其恣睢之心而莫敢問則仕路之在當日
已然可不嘆哉雖然人亦視其自重何如耳如宋
公之在今日又以大中丞移鎮吾吳吳民愛之比
於夏忠靖周文襄二公猶不廢登臨嘯咏詩酒之
樂以浣嵐之文章政事安知異日之不爲宋公也
余因序其集而并誌斯語於簡端

月珮詞序

二十年前客京師借汾湖葉元禮同寓聲爲長短句相倡和者大梁周雪客武林卓永瞻及余凡四人流傳旗亭風雪間繆爲當世所推頗與陽羨陳髯長水朱十方駕一時亡何永瞻元禮化爲異物余與雪客游宦各天惟陳髯朱十同在史館得時時過從然方奉 敕纂修無暇爲詞矣今忽忽又十餘年余已衰老放歸田間追思往事不勝存歿升沈之感乃元禮弟景鴻復執經於余以余一日之長出所填月珮詞屬余鑒定嗟乎白髮飄蕭老淚漬紙回憶曩時不啻揚州一夢安能從裙屐少年當歌按譜較論於金荃蘭畹間哉然景鴻之詞

則固可與元禮並傳也蓋艷而不淫質而不俚矯
旒而不流蕩真足遠追秦黃逸響使元禮而在應
歎阿奴火攻矣康熙甲戌上巳日書

三山倡和詩序

古今倡和詩最盛者莫如皮陸元白所傳松陵長
慶集世咸誦之然必其才大氣克工力悉敵而後
能爭奇角險非徒馳聲逐響爲也今年六月余客
三山與古虞王子露潛相值讀含星堂諸詩高雅
蒼涼得濃淡之中而格律嚴整不似今人所爲類
唐潦倒自附於宋人者余爲之推服不置王子曰
吾少授詩於七十二潭陳先生苦吟三十年世無

知者惟錢唐大司成東川汪公會見吾作亟爲賞
識每向客稱之然吾固不及一見司成公也蓋知
已之難遇如此乃未幾而司成適來閩中王子卽
賦四章投之相見極歡不啻成連與伯牙鼓琴海
上時彼此往復至六疊前韻凡得詩如干首而角
險爭奇猶覺餘勇可賈噫盛矣時司成復強余和
之余謝不能遂從壁上觀且以識王子於司成相
遇之難而相得之多也

隔簾詞序

或以詞爲流蕩旖旎近於鄭衛之音余竊以爲不
然蓋美人香草自古騷人遷客皆有所托而逃焉

今詞曰詩餘則詞固詩之餘而詩則未有不本於忠孝者也故蓼莪本乎孝繁霜本乎忠下而至於白華由庚以及寺人巷伯之類皆有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焉吾友林君中子從其父小肩先生化碧流虹之後茹荼集蓼垂三十年羈孤鬱結每溪銜恤之感久而才氣橫軼掉鞅詞壇一洗驕情淫靡之習可謂善承其家學者矣一日出隔簾集見示則固金荃蘭畹之遺也人或疑中子以貴公子孫遭逢坎壈猶當砥礪名節講學著書似不宜溺志於紅牙檀板間噫孰知其委曲倚聲托興比物假闡房兒女子之言而通於變風變雅者哉余故推原

其志之所存益信詞爲詩之餘而未有不本於忠孝者焉

重修黃氏合閔氏族譜序

嗟乎氏族之學難言者久矣自古宗子之法壞而合族之道廢往往從世代綿遠圖籍散佚之後妄攀他人之祖以爲祖於是譜牒紛紜傳之來者無足攷焉今讀震澤黃氏合晟溪閔氏族譜而嘆其激有當乎反本類族之善也蓋黃與閔不取諸氏族之不可知者而斷自宋將仕公始以余觀前相國朱公國祚之敘黃閔重修族譜云自一世至十五世分派支系井然燦然而烏程溫相國則言將

仕公發源晟溪生二子長大使公次教諭公一居
溪之西一居溪之東大使公子菊山公生五子前
四子從黃姓其第五子牧齋繼教諭公從閔姓迄
今倫序不紊慶弔不廢俱以將仕公爲始祖然二
公言之雖詳而究不言黃與閔所以分姓之故余
竊疑之及讀大司馬閔公夢得之敘云由閔而更
黃也菊山公始也贅於黃而黃之從母也由黃而
閔也牧齋公始也嗣於閔而閔之從祖也乃兩公
固父子也不知者謂黃自黃閔自閔固謬謂閔是
黃黃非閔亦謬於是黃閔二姓之宜合爲一族者
始曉然明白於後世原譜成於有明崇禎間迄

今上康熙甲戌又六十年矣其裔孫與齡荃宸偕其姪宿海復起而修明之網羅搜討支分條貫有加密焉君子於是嘆黃氏子孫之賢非若今世之通譜雜濫以自誣其祖先者也余嘗流覽前史舊唐書李義府傳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苟合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又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甚恭謂之五父以名門而附小人自昔有之凡此皆史書所詳載以志其非者也今之好與人通譜者不知於史傳何居吾知黃氏之子孫其庶幾免乎此矣故樂爲之言

吳江周氏族譜序

吳江周仲晦氏裔孫昆修其族譜若干卷其子欽請序於余曰吾父於仲晦公十世矣仲晦公自元季徙吳江一再傳而支分爲四迄今已三百餘年矣吾周氏之譜曾未有紹舊聞纂先烈者雖吾高祖蕙臺公起而緝之亦僅成圖牒而止吾伯祖粲三公慨然以修明爲己任凡再易藁而丁滄桑之變自沉於江吾父始續成之詳世次述先德兢兢焉惟放失是懼今已幸成一姓之書惟先生敘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譜系固人所重也然其著於時者不因乎譜系貴顯而傳惟視其子若孫之才

且賢耳世固有公卿之子孫夷爲皂隸者亦有皂隸之子孫爲公卿者今世非若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以門第相矜尚矣則凡爲子孫而欲克紹先業豈不由其身之善自振拔也歟夫善自振拔者非必高官厚祿震耀戚黨爲也一在乎立身行己之得其道敦本敬宗之明其義而已今昆之言曰吾老矣幸自株守不辱先人讀書之暇惟是躬蒲茅秉錢鐔從事於老圃者之所爲不知於世事何有其言如此噫吾由是知昆之能繼先人也矣夫周之先有禹川公者舉於鄉具文武才嘉靖間倭寇亂禹川捍禦鄉里鄉里德之朝廷以功世其爵雖